

莫斯科大学语文学科特色考论^{*}

华中师范大学 湖北文学理论与批评研究中心 王树福

提要：作为基础人文学科之一，莫斯科大学语文学科与俄罗斯高校的语文发展密切相关，其学科特色大致有四点：学科历史悠久，语文学家众多；专业划分细致，学科门类齐全；教研氛围浓厚，学科理论深厚；学风开放自由，注重历史传承。由此，莫大语文学科不仅是俄罗斯高校语文教育的风向标，也是语文知识谱系、人文思想建构、民族意识形成的载体和缩影。

关键词：莫斯科大学、语文学科、学科特色、学科发展
[中图分类号] H3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5510(2014)04-0092-05

1. 引言

作为“俄罗斯教育发展中本质上全新的转折”(泽齐娜等 1999:138)，罗蒙诺索夫莫斯科国立大学一向是俄罗斯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的摇篮，在社会历史发展、文化发展创新、民族意识形成、学科教学研究等诸多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莫斯科大学的开办，如同科学院的设立一样，是一个最重大的社会文化事件。莫斯科的这所大学成了全民族的教育和文化中心，由 M. B. 罗蒙诺索夫所倡导并坚持的教育和科学发展的民主原则，在这所大学中得到了体现”(泽齐娜等 1999:139)。1755 年 5 月 7 日(俄历 4 月 26 日)，在红场建于 17 世纪附有钟楼的三层楼里，莫斯科大学隆重举行了开学典礼(Ремнева и Соколов 2006: 5)。自此，莫斯科大学开启了光辉而灿烂的历史，先后孕育出一系列知名高校，为教育事业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早在 18 世纪，莫斯科大学即已成为祖国教育事业的中心”(泽齐娜等 1999:139)。在国家建构和文化交流中，以现代小说为代表的想象性语言艺术通过对民族的想象，能在人们心中召唤出一种强烈的历史宿命感和经久不息的身份认同感，感受到一种真正

无私的大我与群体生命的存在，由此民族历史的“叙述”就成为构建民族想象不可或缺的一环，而文学作为构建和叙述民族历史的艺术形式之一，以独特的魅力和隐蔽的策略表达着身份认同(安德森 2005:7—17)。随着民族意识的增长和国家观念的形成，“在 18 与 19 世纪之交，祖国语言的发展问题以及围绕这些问题展开的争论，成为社会文化生活的内容”，于是，“1804 年，大学中开设了语文系”(泽齐娜等 1999:152)。作为俄罗斯语文教学科研的重镇，莫斯科大学语文系的学科历史、专业划分、学科传统和学科诉求，与俄罗斯高校语文学科发展密切相关，遥相呼应。如此一来，莫斯科大学语文学科问题，不仅是管窥俄罗斯语文学科的典型切片和最佳范本，也是考察俄罗斯人文思想和民族意识的载体和缩影。

2. 学科历史：从分散到独立

作为一个独立而完整的院系，莫大语文系成立于 1941 年 12 月。1920 年以前，语文系只是莫斯科大学历史—人文系的一个分支和构成部分，其作用和功能通过语文学科或相关组织来实现，其后语文系从人文学科院系中逐渐分离出来，形成今天语文系的雏形，

* 本文得到国家留学基金委“2012—2013 年度中国教育部-莫斯科大学合作项目”的资助，项目号：教外司欧亚[2012]636 号。

其功能直接通过院系教学来实施。1755—1850年间,莫大语文专业附属哲学系,在哲学学科框架下进行语言文学教学;1850—1920年间,在历史语文系框架内开展教学工作;1920—1925年间,在社会科学系框架内进行工作;1925—1930年间,在人类学系框架开展教学;继而又转到历史哲学系和文学艺术系内进行工作。1933年,莫大成立哲学、文学和历史研究所,内设语文系,语文教研工作在文史哲范围内展开工作,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1941年11月。

语文系第一任主任是H. K. 古德津(1941—1945),其后系主任分别是B. B. 维诺格拉多夫(1945—1948)、H. C. 切莫达诺夫(1949—1950)、Д. Д. 博拉高伊(1950—1952)、A. H. 索科洛夫(1950—1956)、P. M. 萨马林(1956—1961)、A. Г. 索科洛夫(1961—1974)、Л. Г. 安德列耶夫(1974—1980)、И. Ф. 沃尔科夫(1980—1991),现任主任是蜚声国际的语言学家M. Л. 列姆尼奥娃(1991年至今)教授(Ремнева и Соколов 2006: 5—26)。语文系自建系以来,尽管遭受二战、大清洗、非斯大林化、民主化改革、苏联解体等外界干扰,仍基本保持着正常而平稳的教学科研活动,并由小变大,由弱变强,形成了民主开放的院系之风,营造出自由求实的学术氛围。从依附于文史学科到附属于社会科学继而独立存在,这种曲折坎坷的发展过程,既见证着莫大语文系的曲折历程和发展壮大,也折射出俄罗斯学者对语文内涵的认知变化和语文学科的自觉深化。

3. 专业划分:从细致到齐全

作为一门最古老的学问,“语文”(филология/philology)一词源于古希腊语“φιλολογία”,拉丁语即“philologia”,意即“爱词语”(любовь к слову),是从语言、风格、历史和民族特点角度研究文献史料的技术和方法总和,涵盖语言学、文艺学和历史学等学科,致力于研究人文历史,通过对文字文本进行语言和风格比较来探求人类精神文化实质(Большая совет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1956: 119)。作为一门现代人文学科,语文学由德国学者沃尔夫(1759—1824)在1777年建立,沿用至今。主要关注点在于,“教授讲解某篇古代法语、古代德语或布罗温斯语文(请注意,主要讲授的是古代文本),事先提出简要的文法规则,口述变位和变格表,如果课文是诗歌,还讲明韵律特点,然后才是对作者作品的阅读,辅之以语文的和文学注释”(维谢洛夫斯基 2003: 1);其任务是确定、解释、评注、

校勘、阐释各种文献,尤其偏重于对文学史、风俗和制度等知识的研究与考订;其基本方针是古为今用,注重传统承继,“以研究书面记载的僵化的他人语言,作为实践的理论目的”(巴赫金 1998: 418)。较之他国学术传统,俄罗斯很好地保存着语文学的古老传统,并使之得到完善发展。18世纪,俄罗斯人习惯称之为“语文科学”,认为“它是关于使用词汇的规则与注释、发音时语音的纯正、在用任何语言从事写作时成语和词序的特点的总汇”(尼古拉耶夫等 1987: 39)。在语文学的影响和需要下,产生了语言学、文本学、史料学、修辞学、文艺学等一系列学科。19世纪后期,由于对语言的关注转向文学领域,俄罗斯语文学由僵死的语言分析转向鲜活的文学史研究,取得一系列成就而获得新生,并一直影响到当代的语文学和文学研究。

莫大语文系对“语文学”的理解是严谨而古典的,但对它的实践却是自由而民主的。莫大语文系专业划分细致,教研室众多,按照学科领域和专业不同划分为23个教研室:“俄罗斯文学史教研室”、“20世纪俄罗斯文学史教研室”、“俄罗斯民间口头创作教研室”、“文学理论教研室”、“外国文学史教研室”、“普通文艺理论(话语与交际理论)教研室”、“古典语文学教研室”、“日耳曼和凯尔特语文学教研室”、“拜占庭与现代希腊语文学教研室”、“斯拉夫语文学教研室”、“芬兰—乌戈尔语文学教研室”、“俄语语言教研室”、“英语教研室”、“德语语言学教研室”、“法语语言学教研室”、“日耳曼语语言学教研室”、“伊比利亚—罗曼语言学教研室”、“普通与比较历史语言学教研室”、“理论与应用语言学教研室”、“语言和教学理论教学法教研室(为外国留学生开设)”、“俄语教研室(为语文系外国留学生开设)”、“俄语(为文科系外国留学生开设)教研室”、“俄语(为理科系外国留学生开设)”。除了专业划分细致的教研室,语文系还有近10个研究中心和实验室。

语文系非常注重本科教学和学科发展,目前拥有八个基础学科,即俄语语言文学、对外俄语教学、日耳曼德语语文、斯拉夫语文、古典语文、拜占庭与新希腊语文、翻译理论与实践以及理论与实践语言学(Ремнева и Соколов 2006: 27)。按照不同的学历层次,语文系的专业课程设置明显不同。就本科层次而言,专业主要有语言学、俄罗斯语言与文学、拜占庭与现代希腊语文学、罗曼—日耳曼语文学、翻译学、斯拉夫语文学、理论与应用语言学、古典语文学等。就研究生层次而言,专业主要有俄罗斯古典文学、20世纪俄罗斯文学、欧洲、美洲及澳洲文学、民俗学、俄语、斯拉夫

语、日耳曼语、罗曼语、对外俄语教学理论与教学法、古典语文学、普通语言学、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比较历史语言学、对比语言学、翻译理论、结构语言学、应用语言学、数理语言学等。不同专业下又涵盖众多子专业和具体方向,分类细致明确。总体说来,本科课程倾向于语言文学知识的掌握和科学思维的形成,硕士课程倾向于学术方法的训练和人文学术的实践,博士课程则倾向于前言课题的创新研究和人文领域的思维发现。作为在俄罗斯教育系统中享有独立立法权的高校,莫大语文系设有语文方面各科最新大学课程,并有供国内外使用的配套教科书与教材。

4. 学科传统:从历史到现实

在百年学科史和世纪学术史中,莫大语文系世代承传,形成独特的学科传统,即自由的求知精神、开明的民主意识和严谨的专业精神。这在历史和现实层面得到不同程度的体现。

就历史层面而言,语文系对莫大和全俄语文教研都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影响深远的文艺理论家波斯彼洛夫(Г. Н. Поспелов 1899—1992),是其中极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学者之一。他 1925 年莫大语文系毕业,1929 年研究生院毕业留校任教,1938 年起任教语文系教授,1945 年获得博士学位,长期领导文学理论教研室工作。他从 1925 年起发表论著,一生笔耕不辍,著述等身,先后著有《文学理论》(1940)、《18 至 19 世纪俄国文学中的问题》(1945)、《果戈理的创作》(1953)、《论艺术本性》(1960)、《审美和艺术》(1965,中译本名为《论美和艺术》)、《方法论和诗学问题》(1983)、《艺术和美学》(1984)等系列著作。波斯彼洛夫广涉博览,1930 年代从社会意识形态的方法论角度出发,在历史辩证唯物主义普遍原理基础上,创建意识形态性本体论美学观。由于其理论阐发严密,观点自成一家,方法前后一致,培养学生众多,他创立出文艺理论学科中的“波斯彼洛夫学派”,“从 50 年代末期起,活跃在文艺理论界中”(彭克巽 1999:78),在 20 世纪俄罗斯文艺美学界中独树一帜。

就现实层面而言,语文系的自由民主氛围和专业科学精神,在每学期开设的研讨课、讨论课、学术会议、学术阅读节等活动中,得到相当程度的体现和凝聚。不妨浏览一下 2012—2013 学年下半年语文系的部分专业讨论课。按照院系教学要求和学术规范,针对高年级本科生,“20 世纪俄罗斯文学史教研室”共开设 20 多门专业讨论课,内容涉及 20 世纪俄罗斯文学

的各种体裁、不同主题、主要流派和经典作家。“俄罗斯文学白银时代的文艺开放”、“20 世纪俄罗斯小说中的人物、性格、类型及文本关系”、“作为文学时代的 20 世纪”、“白银时代俄罗斯文学中的爱情与死亡之冲突”、“20 世纪诗歌中的游戏诗学、悲剧反讽和荒诞”、“20 世纪上半期新神话主义小说”、“20 世纪俄罗斯文学和文学理论问题”、“当代先锋诗歌和摇滚诗歌”、“20 世纪俄罗斯历史小说”、“俄罗斯儿童文学”、“纳博科夫:作为诗歌的小说”、“白银时代女作家:吉皮乌斯、别尔别洛娃和德加勃里阿克”、“白银时代作家和批评家的创作个性”、“20 世纪戏剧与剧演”、“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初批评家接受和评论的俄罗斯经典”、“20 世纪下半期俄罗斯文学中的俄罗斯人和民族意识”、“白银时代的诗歌、小说、戏剧和批评”、“20 世纪文学和文化语境中的行吟诗歌”、“20 世纪俄罗斯文学经典”、“20 世纪俄罗斯短篇小说”、“正统与异端:20 世纪文学中的哲学和体裁找寻”、“布尔加科夫的创作”、“当代俄罗斯文学中的神话”、“生活与文学中的同性苏联人”。以上本科课程探讨论题的专业和细致,理论掌握的深度和广度,远非背两本教科书能胜任。这无疑需要认真沉潜,阅读大量文本和著作,掌握研究方法才能得心应手。

5. 学科诉求:从方法到实践

历经百年学术积淀和数代学者传承,莫大语文系在坚守传统中与时俱进,在浸润西学中去芜存菁,在保存历史中不断转换,形成带有民族性、时代性和普遍性的学科诉求。这主要体现在方法论、价值观和实践论三个方面。

5.1 方法论上,以辩证哲学和历史辩证法为指引,注重理论和方法意识

受悠久现实主义文学与强烈文艺批评传统的影响,加之历史辩证法和唯物理论的浸淫,莫大语文系普遍以辩证唯物论和历史辩证法为指引,注重哲学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学习和运用。在苏联时期,语文系比较偏重于社会历史学和文艺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注重语言、文学与文献对社会历史生活的反映,注重研究语文学科与社会现实、人民群众、民间文化的联系。季莫菲耶夫(Л. Т. Тимофеев 1903—1984)的《文学原理》(1978)、《文学理论问题》(1955)和《根据历史的意志》(1979)等书,从历史辩证法和文艺社会学出发,提出的意识形态论、形象塑造论、生活真实性等观点流传很广,“同日尔蒙斯基、巴赫金等人所探讨的美学和

诗学,可以说代表了此时期苏联文艺学两种不同的学术倾向。而季莫菲耶夫的文学理论似乎在当时苏联文艺理论界占主导地位”(彭克巽 1999:14);作为艺术社会学派的代表和中坚,波斯彼洛夫的《文学原理》(1978)和《方法论和诗学问题》(1983)等著述,以具体历史方法论为方法指引,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普遍原理为基础,将历史唯物主义一般方法论原则具体应用到文艺领域(彭克巽 1999:79),“批判地吸收了古典文艺理论家亚里士多德、黑格尔等人的文艺理论中正确合理的因素,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基本观点”(彭克巽 1999:108),从意识形态本性论出发考察文学本质特征,从文学流派和思潮更迭中阐述文学发展规律,体大虑深,影响深远。

在自由化、多元化和开放化的后苏联时期,语文系普遍认真反思过去主流话语的局限,同时积极吸取西方的和俄罗斯的语言传统、文学资源,逐渐形成多元开放的格局;在创新意识的指导下,开掘并继承民族文化巨匠(诸如什克洛夫斯基、雅柯布逊、巴赫金、洛特曼、维诺格拉多夫等)的丰厚资源,同时积极借用西方的优秀学术成果,在全球化语境中展开与西方文化的平等对话。文学理论教研室哈利泽夫(В. Е. Хализов)教授撰写的《文学理论》多次再版,影响深远。该作视野开阔,构架宏大,声称定位于一种“兼容并蓄”的学识立场:诸种不同的、甚至是互相对立的学术理念与学说观点,在书中得到理性对比与细致分析。学科的系统性与逻辑的条理性相互融合,学术的反教条性与对话式的开放性彼此结合,构成作者追求的目标与研究的方向(Хализов 1999:7-14)。

5.2 价值观上,培养质疑精神和发现意识,注重研究能力和学术探讨

从教学现状和教学方式来看,相互探讨、彼此交流、鼓励质疑的开放之风和自由之气在实际教学中较为普遍。语文系教室普遍较小,师生距离很近,课堂则多为三五人的研讨小班,这基本保证了师生对话的频率和有效。上课之前,学生须根据老师的论题,查阅材料阅读文本,发现问题思考观点;课堂之上,围绕论题,师生之间彼此交流相互倾听,多次交流不断沟通,彼此观点不合则相互保留意见;课题之外,通过学期论文、阅读活动、学术讨论等不同形式,继续探讨和深入分析。由此,学生的质疑精神和发现意识,得到比较普遍的鼓励和彰显;对学问的兴趣和对学术的敬畏,也在潜移默化中得到熏陶和培养。这也是语文系名家辈出、流派众多、影响深远的原因之一。

从历史发展和学术传统来看,语文系的质疑精神

和发现意识,自莫大创立之初即包孕其中,并通过学术组织、教育协会、教授委员会、学术委员会等学术共同体予以规约,不断传承,加以实践。“19 世纪初,大学获得了权利,得以创办研究‘经验科学和精确科学之传播’,研究史学、俄罗斯文学等的学术性协会。1805 年,俄罗斯最早的协会莫斯科自然科学工作者协会在莫斯科大学诞生,并一直持续至今”(泽齐娜等 1999:145)。单就文艺学学科而言,从 20 世纪 20—30 年代的佩列维尔泽夫(В. Ф. Переверзев 1882—1968)到 40—50 年代季莫菲耶夫,从 70—80 年代的波斯彼洛夫到 20—21 世纪之交的哈利泽夫,自由论辩的学术传统延传不断,学术质疑的血脉流淌不息。正是这种民主、自由、平等的学术传统和理念,使莫大语文系在俄罗斯乃至世界语文教研中保持活力,不断创新超越。

5.3 实践论上,密切联系传统解决语言文学问题,注重学术实践检验

在语文系的学科史中,不同学者多联系学科历史传统和民族历史特色,在时代需求和社会发展中关注语文问题,注重在语文实践中论证、检验和发展学术。其中,科学院院士维诺格拉多夫(В. В. Виноградов 1895—1969)的教学和科研活动,不仅深刻影响着语文系的学术路径和科研发展,而且对 20 世纪俄语语言和文学研究都颇具影响和引导作用。

如科学院院士康拉德(Н. И. Конрад 1891—1970)所言,“他(即维诺格拉多夫——笔者注)缔造了一座由语言学的建筑材料构建的科学大厦,但是这些材料并非由语言学一门科学所提供,而是来自三个领域:语言学、诗学言语理论和诗学”(Бельчиков 2004:13),维诺格拉多夫以语言学为基础和中心,一生致力于俄语语法、词汇修辞和文学风格研究,与莫大语文系语言学传统、苏联语言学历史和苏联社会发展休戚与共。“他的学术思想是在继承俄罗斯语言学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他一方面对传统语言学的各个分支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另一方面又以这些传统语言学研究为基础,开创了俄罗斯现代语言学研究的新局面”(鄧友昌、侯丽红 2007:16)。其学术理论几乎涵盖俄语语文学的所有方面,从俄语构词学、形态学、句法学、成语学到词汇学、词典编纂学,从普通语言学、历史词汇学到历史语法学、俄国语言学史,从语言和风格、修辞学到篇章学、文艺学,在诸多方面成就斐然,开一代风气之先,为俄语语言发展和文学研究做出卓越贡献。“他的学术思想在长达 50 年的时间里影响着俄罗斯语言学各个主要分支的发展方向,甚

至对 20 世纪后 30 年至 21 世纪初的俄罗斯语言学中的一些研究领域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鄧友昌、侯丽红 2007:12)。

除 1944—1948 年在列宁格勒大学语文系俄语教研室担任主任外,维诺格拉多夫从 1945 年直到去世,一直担任莫大语文系俄语教研室主任,将语言分析与文学研究、文本分析与理论探讨、修辞分析与风格理论、历史传统与教学实践等方面融会并举,包容并蓄,体现出明显的跨学科、多学科、综合化倾向。他在统一方法论原则指导下,细致、全面而系统地立体考察了俄语各种历史语言现象,从语言单位和范畴的多层级系统到言语交际中行使功能的各种言语结构和语言单位的类别。与此同时,以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理、列斯科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为中心,他着力探讨经典作家的语言和风格,为俄罗斯修辞学、文艺学等学科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由此,作为传统语言学和现代语言学的桥梁和标杆,维诺格拉多夫的学术思想和科学遗产,广泛而深远地影响着当代俄罗斯语言学和文艺学;其句法观直接指引着现代俄语句法学研究的发展,情态范畴学说为当今功能语义场理论的研究奠定了可靠的基础,篇章理论和篇章功能分类原则推动了现代篇章语言学和篇章修辞学的发展,词汇学领域的系统分类思想为词汇意义的研究提供方法论基础,词典编纂理论对俄语词典学的理论发展和词典编纂的实践工作具有现实指导意义,奠定并确立俄语标准语史、文艺作品言语研究、成语学、语言个性问题研究、语言文化学等语文学研究方向的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鄧友昌、侯丽红 2007:16)。扩而展之,莫大语文系的俄罗斯文学、文学理论、民间文学、外国文学等专业领域,也普遍继承学科历史传统,以实际教学为基础,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在教学实践中检验学问发展学问,形成密切联系传统解决实际问题的学风。

6. 结语

诚如 Л. С. 利哈乔夫所言:“如果说,一个人因其生物学上的生活而需要大自然,那么,因其精神上 and 道德上的生活,因其‘精神居所’,因其对故土的依恋,因其道德上的自我约束和社会属性,他同样也需要文化环境”(泽齐娜等 1999:403),在自由民主的文化环境中,莫斯科大学语文学科大致形成四个特色:学科

历史悠久,语文学家众多;专业划分细致,学科门类齐全;教研氛围浓厚,学科传统深厚;学风开放自由,注重历史传承。由此,莫大语文系不仅是莫斯科大学和其他俄罗斯高校语文教育的风向标,也是语文知识谱系、文化思想建构、民族意识形成的鲜活载体和典型缩影。认知分析莫大语文系的学科特色和学术研究,不仅具有剖析莫斯科大学,乃至俄罗斯高校语文学科的本体论价值,而且蕴含解读人文学科变迁、知识谱系建构、民族意识形成等思想史功能,更对中国高校的语文学科有着丰富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 [1] Бельчиков Ю. А. Академик Виктор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Виноградов [М]. М., Высшая школа, 2004.
- [2] Большая совет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Z]. Под. главной ред. В. А. Введенским. Т. 45. М., Изд. “Большая совет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1956.
- [3] Ремнева М. Л. и А. Г. Соколов. История организации филологического факультета Москов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и становление его структуры [А]. // Филологический факультет Москов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С]. Под. ред. М. Л. Ремневой. М., Изд-во Моск. Ун-та, 2006, с. 5-28.
- [4] Хализов В. Е. Теория литературы [М]. М., Высшая школа, 1999.
- [5]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M],吴叻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 [6] 巴赫金,《巴赫金全集》[M](第 2 卷),白春仁等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 [7] 尼古拉耶夫等,《俄国文艺学史》[M],刘保端译,北京,三联书店,1987.
- [8] 彭克巽主编,《苏联文艺学学派》[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 [9] 维谢洛夫斯基,《比较诗学》[M],刘宁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
- [10] М. Р. 泽齐娜,Л. В. 科什曼,В. С. 舒利金,《俄罗斯文化史》[M],刘文飞、苏玲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
- [11] 鄧友昌、侯丽红,维诺格拉多夫及其语言学思想[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7 年第 2 期,12—16 页。

收稿日期:2014—01—15;

本刊修订稿,2014—09—26

通讯地址:430079 武汉洪山区珞喻路 152 号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外国文学研究》编辑部

(责任编辑 蔡晖)